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我从化和黄山等著名温泉泡过浴，也观赏过国内一些名泉。无锡惠山泉给我的，是藏而不露的沧桑与哀怨，把她与阿炳的命运怨在一起，不能不重温《二泉映月》如泣如诉的旋律；济南趵突泉留在我心里的，则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未进大门，横匾上乾隆皇帝的御笔“趵突泉”蓝底金字所营造的贵族气，硬是压住了李清照所留的文气；至于云南大理的蝴蝶泉，毋需费神想象，徐霞客的“发花如蝴蝶，须翅翩然”，和千万真蝶“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的描写，只要看那棵被称为蝴蝶树的合欢树，贴卧于水面的姿态，四季不改，风雨难阻，谁能不作情人长相依偎对爱情坚守温馨的想象？……

就是这样，我通过这些名泉，体验了人生的哀怨，造化的华贵，情爱的绵缠，却又发现，泉水还能穿透人世态，展示大自然特有的庄严。这一“庄严”，来自北美黄石公园的老实泉。

黄石公园间歇喷泉区，区内露出流纹岩、玄武岩等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地热活动十分强烈，温泉、间歇泉密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间歇喷泉区，其中有多处间歇喷泉200多，有60多处的喷射高度在3米以上，最大喷射高度可达六、七十米。老实泉是其中之一，她的喷发不仅壮观，而且守时。“老实泉”就这么叫开了。但我看了旅游资料中的视频，泉水倒是十分纯净清冽，喷发过程也从容不迫，喷发



的气势，却没有想象那样恢宏、壮观，给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片开阔、空旷的黄色硫磺砂土地的荒凉。名气大，过其门而不入，难免对不起自己。到达时，距喷泉百米之外构建的半月形水泥座上，已经满座，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男女老幼们，无一例外地面对那片开阔、空旷、野草斑斑驳驳的硫磺砂土地，期待着泉水喷发，静谧、安静，交谈都是轻轻的，生怕惊动了什么。这静谧、安详，分明有一种堪用朝圣来形容的庄严。使我不由得选择一处空档坐下来，专注地迎着刺目的阳光，面对百米外飘着缕缕热气的那片湿地。据说，那就是即将按时喷发的老实泉泉眼。

我注视着，注视着，终于来了，先是在那一篷轻盈的热气之间，喷上来一小股水柱，细细的，像孩子水枪发射出来的一股，瞬间又喷上来一股，两股，三股，然后，哗，一束直冲天，粗壮，猛烈，弥散出漫天雾状水珠……连续喷发几分钟，便收缩了，收缩到一人高，重新欢腾地带着雾状的一片，再次冲出一个高度以后，再次收缩……如是几次，便只留下了缕缕雾状的热气。

我兴奋，我满足，但没有激动。游客们显然与我感受相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看过旅游资料中的视频，但仍然像我一样来此静静地等待，当期待实现的时刻，既没有惊奇的欢呼，也没有赞赏的掌声，默默地，依然注视着泉水喷发以后湿地上那一缕缕随风而逝的热气，仿佛余兴未尽，用这种注目礼的方式，表达敬意。

是的，这分明是致敬的注目礼！庄严感，便随这注目礼，不断加浓，仿佛要

现在家里找个称心的钟点工阿姨实在太难了。过去为了照顾老人，寻过阿姨，想不到一年换了七个。其中当然有老人不满意的，但更多的是阿姨不满意，不是嫌太空要外出兼职，就是嫌老人太烦琐事太多。最终一拍两散。为了寻阿姨，我也多次和太太说，对阿姨不要期望值太高，勤快点就可以了。现在家里的钟点工小旷已经用了四年多，彼此蛮投缘，感觉都不错。

小旷今年五十岁，安徽六安人。老公在河南做包工头，整天忙碌。儿子结婚了，养了个孙子，可媳妇嫌婆婆没有文化不要她带。小旷一生气，索性回到上海重操旧业。她说自己也不完全是为了钞票，主要是家里太冷清。小旷过去在星级酒店做过客房服务，所以整理房间有套路子，先什么后什么分得清清楚楚。试工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对她印象不错。小旷很勤奋很认真，擦地不用拖把，总是蹲在地上，左右前后用抹布仔仔细细擦拭。她说“你家有娃，要在地上爬，地板一定要弄干净了”。一句话说到我太太和儿媳的心里，就此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小旷有个特点：不计较。每天到我家三个小时，主要是打扫房间

卫生，因为利索，她常常二个多小时就干完了。一般来说，钟点工阿姨都会掐着时间点安排工作，说好干啥就干啥，干完走人。小旷不是这样，干完规定动作，一看还有20分钟，就会问：“大姐，还要干啥不？要不我今天帮你把厨房的

窗擦一下吧？”就这样她每天把自己的时间都排满，零零碎碎的干了不少活。

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小旷这么认真，大家都看在眼里。小旷吃饭是自带干粮，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一家家轮着跑。每天无非是馒头辣酱什么的，于是家里人每到饭点，都会叫她在家里吃，天热给她一杯水，天冷给她加碗汤，再添几筷桌上的小菜。她总是躲着推着不肯要，实在推不了才收下。逢年过节她从乡下回来，就带点鸡啊蛋的，说是自家养的，坚决不肯收钱。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礼尚往来。

几年下来，我们彼此都熟悉了。她知道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打扫书房的时候，格外仔细，只要纸

你在
风在
荷的脸
阳光在
叶的颊边
我在
你的眼前
你在
我的眉间
泛滥
这一份
爱恋
徘徊在
虚实之间
真实的只有
疼痛
剩下的恍惚都是
虚幻的
有的是这若即若离的
目光和语言
我不知如何
将这份空虚

你在 (外3首)
寒布
填满
这每一刻的相思
这每一寸的期盼
都在这酒后
泛滥
重现
初见
那一场繁华
是怎么落尽的呢
当我的记忆
还都如从前
一样的
深刻而鲜艳
而今天
当一切重现
亲切而又温暖
你的身影

恍惚间
隐若初见
相见恨晚
这是我们的初遇
相见恨晚
有太多
想要倾诉的话
一时都
拥堵在唇边
每一句
都想出来表达
可是又都自觉
不够宛转
目光在彼此的
传递间
纠缠
真心在字斟句酌里
躲闪
理智在暗示着
矜持
情感却渴望着
泛滥

把她带向天南地北！

我被震撼了！被遵时、守信的魅力震撼了。老实泉，就因这份庄严，而有了这个人格化的名字，被尊为诚信价值的缩影，给予生命应有的敬畏。遵时守信，即俗称的“老实”，是人世间最珍贵的品质，就是这一品质，使她和潜藏在游客心灵深处的某种渴求碰撞了！中国古老的格言中，“人无信不立”，始终超越了“立身”范畴，而被尊于经世治国的显要地位。由唐太宗勒令魏征他们汇编，而后成了管理经典的《群书治要》中，说到了为人处世必须摒除的“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列于首位，“伪”即无“信”。“信”不仅意味着求真、务实、守诚，更意味着公平、公正、责任、担当，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办老实事，却是最基本的，和“正义”的“义”互为表里，“信”是“义”的基础，“义”是“信”的灵魂。行走天地之中，一旦失真缺信，等于人性之无锚。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人类，也是如此。老实泉传递的这一份庄严，不就是人性的魅力吗？我无法否定。

我有不少的诗歌和散文，就是躺在床上构思的，早上醒来，很顺利地一气呵成。

有些事情，需要当真，拿着当回事。有些事情，不需要当真，别拿着当回事。睡着了，就睡着了。睡不着，就睡不着。太阳总会升起来，月亮也要落下去。太阳升太阳的，月亮落月亮的，我不管。

片上有字的，都不会扔掉，码齐了放在电脑旁。我随意看书随手一丢，常常是沙发上一本茶案上一本，有时候枕头下也会有一本。她就会默默地把书归拢，一起放在茶案旁的桌子上，绝不会自作主张替我放到书架上去。她知道我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早上来我家不会按门铃，怕吵醒我，而是在门口给我太太发个微信或是打个电话。几年下来一直如此，这个小小的细节令我非常感动。

我退休后居家时间偏多，和小旷的接触也多了。但我从不对她的工作指手画脚，也从不当面称赞她，满意与否都通过我太太去转达。我觉得阿姨做好做差，那是女主人该管的事情，男主人少开口不插手。再说工作顺序上有先后质量上微有瑕疵也不值得计较。这有点像我处理家里太太和儿媳关系，只能起平衡微调的功能，大方向应该由她们自己掌握。这也许是我一直秉持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在起作用，我觉得蛮好。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是值得被尊敬的，明日请看《十年之“缘”》。

失眠者

鲁北

想不到我也会失眠。失眠症的典型症状是难以入睡、睡眠不深、早醒。从前，我读书写作到十一二点，沾上枕头就打呼噜。一觉睡到大天亮，中间也不起夜。多年来，工作、生活都有规律，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外债、情债的糟心事，睡得就踏实。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从生理学的角度讲，也没有那么多觉了。

但我确实人睡慢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时候，我不去想自己得了失眠症，而是想，到了这个年龄，就应该这个样子了。这样想，就不焦虑，心情很平和。倒下睡不着，不一定是坏事。正可以一个人静静地想一想自己的过去，或许有一些经历，值得写一写。于是，边想边打腹稿，有好的思路，也可以顺手在手机上记录下来。很多时候，这样想着想着，不经意间，就鼾声如雷了。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名为“字纸”的文章中，回忆说，年少时，家中有字的纸从来不乱扔，放在堂屋的纸篓里，等收字纸的人上门来，拿去文昌阁烧掉，以祈文运。前不久在厨房做饭时，听到这一篇，极有共鸣。因为自己喜欢收集废纸片，喜欢在各种材质的背面空白的废纸上写字，那一种毫无压力的轻松愉快，神思飞扬，是正经的本子给不了的。但是，时间一长，这些琐碎的字纸也让人烦恼，那些碎片的灵光乍现扔了不舍得，保存又太零碎，价值不大。寻不出妥当的保存空间，便希望也有一位收字纸的老人。

这天，又得了一摞字纸——可以胡写乱画的废纸片。这天是疫情发生以来第一次到单位值班，从1月22日到4月10日，办公桌上的日历，撕了近两个月，才更新到今时今日。把将近一个季节——厚厚的一摞，握在手里，看见时间的累积，默然，有些惊心。回想这个春天，世界改变了太多。工作和生活有了新的秩序、新的节奏、新的方式。

居家办公室的这段日子，每天撕下一页的日历和购物小票成了新的废纸片来源，用它们写下每天的食谱，用它们规

划工作要点，用它们记录每一个灵感的闪现，用它们写下不认识、不熟悉的待查汉字和英文，用它们做书签……它们的用处是如此灵活多样，几乎到了离不开、少不了、不够用的地步。于是，废弃的包装盒剪开来裁切好，挂历也成为被觊觎的对象。有一本好看的挂历，是2015年的，放着无用，弃之可惜，裁掉心疼。撕下1月份的，摆在眼前的桌子上很多天，终究不能下手裁成想要的废纸片。从办公室带回来的“日历”字纸，这算是救了急。

居家办公室常常是在饭桌上进行的，字纸摆在饭桌的两个盒子里。一个代表生活，安排好每一天的吃喝购物；一个代表工作，提醒应尽之责。如此一来，恍惚间，仿佛岁月静好。

因为字纸，居家办公室的日子安心而充实，不会因荒废时间而懊恼，也不会因犯懒而悔恨。虽然，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需要花时间去甄别、清理这些雪花样儿一片片的字纸，但这是让人不能放弃的爱好。更何况，字纸的使用，对地球来说是环保的，想到这里，更觉得字纸好了。它还让人不会提笔忘字，不会因为电脑的存在而书写越来越不像样。

李秀娜

划工作要点，用它们记录每一个灵感的闪现，用它们写下不认识、不熟悉的待查汉字和英文，用它们做书签……它们的用处是如此灵活多样，几乎到了离不开、少不了、不够用的地步。于是，废弃的包装盒剪开来裁切好，挂历也成为被觊觎的对象。有一本好看的挂历，是2015年的，放着无用，弃之可惜，裁掉心疼。撕下1月份的，摆在眼前的桌子上很多天，终究不能下手裁成想要的废纸片。从办公室带回来的“日历”字纸，这算是救了急。

到头不似老僧“咸”

徐德亮

今年开年，“宅家”成了新热词，我早就在网上和大家说：“要心平气和，注意卫生，少出门，不让恐慌影响心情，也别给社会添麻烦。”有人问我：“那你准备干什么呀？”我答：“好好练字，练画，练刻印，练刻砚，练大成拳，写新年创作计划，写几篇一直该写的文章，写几部小说的梗概，写几段文化相声的思路……干不过来了。”我心想着，爱学习的，可以好好看几本书；爱生活的，可以好好做几次饭；爱干净的，可以好好收拾下屋子；爱娱乐的，可以好好看几个电影。人无癖不可交，只要有爱好，哪怕是爱打游戏都不会觉得无聊，有慢性病的，伺机调理一下。给你思念的人手写一封信也行啊！

说完以后，出乎我意料的是，几乎所有粉丝都支持。到现在为止，两个多月，我写了四五万字的文章和剧本，画了一百多张画，除了带孩子上网课、盯孩子写作业比较辛苦，真是没少出成绩。

而且，疫情期间，我们“苦禅门下”群里的同学，纷纷在群里交作业，把自己的画上传。由我们的师父、清华教授李燕先生和师母教育家孙燕华先生用语音、图片和小视频批改——大家都这个岁数了，确实很难有这么一大段时间可以专心学点东西，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有一天，师母孙燕华先生在群里留作业——因为她想到了老舍请齐白石画“蛙声十里出山泉”的典故，那张两边是山，中间是一道山泉，山泉里一群小蝌蚪的画也是上过邮票的名画了——于是，孙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首宋诗，是弘一法师很推崇并专门写过书法作品的，道是：

高高山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

孙老师要求同学们按这个诗的“诗意”画一张画。并特意说明：“不许只画盘腿打坐的老僧。要是那样的话，太简单了，也不合全诗的意境。”

画诗意，这是中国画的优良传统，不但要求画家绘画功底扎实，而且要求画家的文学修养也要高。画“意境”，不是把诗里写的内容全放上来就是好作品了。齐白石《蛙声十里出山泉》之所以这么著名，就是因为构思太巧妙了。

还有一个画史上著名的故事。皇帝要求画工画“踏花归去马蹄香”，最后夺冠的画作不是画一个百花园，而是画的一匹缓步而行的马，马蹄边飞舞着两只蝴蝶。

孙老师这个作业有意思，但是我不擅画山水，也不擅长画人物，想了半天，画了一张云雾缭绕的山顶上站着一个老僧的，发到群里。我的师弟，也是相声演员的甄齐看见说：“哇，老头儿腿板！”

群友们都“炸”了，师父师娘也特地回了条消息，说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我想了半天，又画了一张：一把雨伞，立在墙边，伞尖上滴着水——这是昨夜下雨了；一支拐杖，杖上挂着鱼——这老僧够闲的；墙边是一排又一排的坛子，每个坛子上都贴着一个“盐”字——我看看都比老僧还“咸”！

凡人画画，追求的，大概就是“趣味”二字吧。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名为“字纸”的文章中，回忆说，年少时，家中有字的纸从来不乱扔，放在堂屋的纸篓里，等收字纸的人上门来，拿去文昌阁烧掉，以祈文运。前不久在厨房做饭时，听到这一篇，极有共鸣。因为自己喜欢收集废纸片，喜欢在各种材质的背面空白的废纸上写字，那一种毫无压力的轻松愉快，神思飞扬，是正经的本子给不了的。但是，时间一长，这些琐碎的字纸也让人烦恼，那些碎片的灵光乍现扔了不舍得，保存又太零碎，价值不大。寻不出妥当的保存空间，便希望也有一位收字纸的老人。

这天，又得了一摞字纸——可以胡写乱画的废纸片。这天是疫情发生以来第一次到单位值班，从1月22日到4月10日，办公桌上的日历，撕了近两个月，才更新到今时今日。把将近一个季节——厚厚的一摞，握在手里，看见时间的累积，默然，有些惊心。回想这个春天，世界改变了太多。工作和生活有了新的秩序、新的节奏、新的方式。

字纸上的吉光片羽

李秀娜

划工作要点，用它们记录每一个灵感的闪现，用它们写下不认识、不熟悉的待查汉字和英文，用它们做书签……它们的用处是如此灵活多样，几乎到了离不开、少不了、不够用的地步。于是，废弃的包装盒剪开来裁切好，挂历也成为被觊觎的对象。有一本好看的挂历，是2015年的，放着无用，弃之可惜，裁掉心疼。撕下1月份的，摆在眼前的桌子上很多天，终究不能下手裁成想要的废纸片。从办公室带回来的“日历”字纸，这算是救了急。